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民族地区职校生全员共育系统研究

侯岷炎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三全育人背景下,尤其是在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各教育主体是否都真正关注、关心职校生的成长和发展势必成为职业教育事业能否健康推进的一个重要条件。由此,各教育主体充分联合起来开展全员共育实际上就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育人质量和治理品质的全面提升提供了一种可能。藉此,本文将对各育人主体在育人上存在什么问题,开展全员共育有什么样的契合点,以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全员共育系统将实现什么的功能及达到什么样的目等问题展开理论和实践探讨。

[关键词] 互联网平台;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全员共育系统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5.876

一、引言

民族地区职校生(本文以在读职校生为研究对象)大多来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腹地,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要么存在家庭教育缺位,要么存在家庭教育失当等情况,并且大多数职校生还是从普通中学分流出来的“失败者”。综合来看,他们无论在心理素养、情感素养还是思想素养方面均让人堪忧。这给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的教学育人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由此,各教育主体团结起来,开展全员育人,将不失为一种全面提升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育人质量和治理品质的可靠手段。

李家成教授于《家长教育参与:实现学校治理品质提升》中将寒假之前学校主动或被动开展的家长参与教育视为1.0版的学校治理,疫情影响下的寒假所形成的新形态为2.0版本,进而发出随着疫情的解除,我们如何继续升级到3.0版的学校治理的叩问。无疑,学校治理品质的提升离不开各个教育主体的共同参与,离不开全员共育系统的全面升级^[1]。而要实现这个蓝图,有一些障碍必须铲平,进而依靠互联网平台组构成全员共育的命运共同体。

二、各教育主体在育人问题上的复杂性

(一) 家长的育人之感

1、教育缺位:放任和忽视孩子的成长。

在与家长沟通中发现,不少家长或认为自己与孩子隔得远,无法教育孩子;或认为孩子长大了,就是想管也管不住。总结起来,家长既在一定程度缺乏教育孩子的条件和依据,也存在教育意识淡薄且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家长与老师谈话的落脚点往往是“孩子在学校我们只有全权依靠老师来管了”,进而完全抛开了其自身的教育职责和功能,即造成所谓教育缺位。

2、教育错位:对孩子有过度管控的趋向。

有些家长在教养孩子的问题上焦虑感较强,专制色彩浓重,同时在情绪上又容易陷入无助的深渊。在这种家庭教育情态下,孩子往往容易表现出较强的叛逆性,在较多情况下其行为表现好似恰巧成了家长情绪的反向释放。近些年所盛传的“打着爱的旗号伤害孩子”的情形跟这种情况有些类似,即造成所谓教育错位。

综上,家长在教育子女上主要存在教育缺位和教育错位两种情况。

(二) 教师的育人之困

李镇西发表的《谁偷走了教师的激情?》在网上一度引

发较大反响。文中把问题主要归咎于外界因素,比如各种无休止的检查、验收、展示、汇报、评估、创卫等^[2]。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教师自身就没有问题吗?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大部分时候到底是管人还是育人?管人和育人是有本质区别的。管人,某种程度上或可理解成为达到即时之目的而不惜以任何手段来教训学生,包括使用各种各样的软暴力。继而,学生将逐步被驱赶到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缘,越来越成为听不进任何良言善语,而只对暴力服气的人。无疑,这是一条走向毁灭之路。而育人则不同,育人就是要真正促进学生成长。尤其是我们面对的很多都是困难学生,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背后存在的问题。只有具有这样一个教育学思维,我们才可能触摸到孩子的内心世界,进而才可能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并解决掉问题。

所以,弄清楚管人和育人的区别十分关键。如果是管人,教师自然会走向了价值枯竭,除了身心俱疲之外,将毫无所得。而如果是育人,教师的育人价值也将在这过程中有所体现,有所升华。实际上,教师们怕的不是身累,而是心累。《谁偷走了教师的激情?》所呈现的教育内卷化问题,恐怕也只有回归到育人本质才可能获得破解之法吧。

(三) 院校各职能部门的育人之障

1、了解下情的道路不通畅

近年来,尽管学校各部门针对困难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帮扶帮困活动,但要帮扶学生首先就得了解学生真正的问题。仅仅通过几次谈话或短期的观察,是很难发现学生的思想和成长问题的,进而往往造成帮扶过程走过场。而这确也白白浪费掉了大量的、本该起到育人效能的教育资源,实在令人惋惜。

2、对学生个人问题及其发展需要关照不够

比如,学生临近毕业,他们将对人生的发展方向做出重大选择,这是个很严肃的命题。所以这时候学生急需的是有关实习及就业指导方面的咨询和培训。但是学校各部门对这些诉求往往视而不见,非但不提供相关急需的服务,而且还颇有些“自以为是”地为毕业生安排一系列文体活动或专业知识技能训练。这些做法均与学生当前的心理和成长发展需要相违背。

可见,院校各职能部门的主要问题在于了解下情的通道不顺畅,对学生的成长规律探索不够。结果,尽管各部门都很忙,老师们都很累,但学生的发展却极为有限,育人成果很难体现。

三、全员共育何以成为可能

(一) 全员共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方面，学校、家庭学生两个最重要的生存场域，离开了哪一个学生都难以健康顺利成长。站在学校角度，离开了家庭对孩子的情感关照和教育支持，我们教不好孩子；站在家庭角度，当然要充分依靠学校这个载体来教育孩子。家长秉承这个意念本身没有错，但是由此弱化或抛弃了自身教育孩子的能效和职责那就有问题了。孩子的成长就会丧失掉一个重要的乃至根本性的支撑；

另一方面，任课教师、班主任、学工人员以及学校各职能部门等他们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参与到学生的教育与成长。如果这些教育主体不充分联合起来，那么就无以推动学生全方面发展。

(二) 全员共育是全面提升院校治理能力的客观需要

1、有些问题单方面力量无法完成

很多任课教师发现，有的学生存在明显的情绪障碍，无法投入到学习中来。这就需要联合家长、辅导员甚至心理老师才调解的了。可见，大家只有拧成一股绳，形成育人合力，才能引导学生走出各种成长困境。

2、有些素质单方面力量无法培养

学生的成长涉及学习、活动、生活、实习及就业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相应的部门或教师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各方面能力素养的形成离不开各方面教师各司其责。由此更进一步，各方面教师要形成育人合力才能够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3、各方面育人力量的参与促就学校治理能力升级

通过全员共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而这也必将引起院校育人理念、育人模式的革新。当多方参与成为教书育人的一种共识，那么一方面其参与的广度会进一步拓展到联合社区及社区协同，另一方面其参与深度会延伸到学校办学、教育教学的全领域、全过程，包括学校决策、教师评价、教研活动、课程开发等。其实，疫情防控时期的家校合作，已经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需要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充实、深化、结构化^[3]。这也必将引起院校治理体系的革新和升级。

可见，共建平台，相互学习，共享学生成长与发展的课题，共同协商解决学生问题正是各个教育主体开展全员共育的契合点。

四、构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育人共同体

(一) 以共同体思维建立多教育主体互联互通关系

各教育主体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感知和发现学生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把这些反映学生不同层面的问题呈现出来。多层面问题综合在一起就能够全面反映出学生学习生活思想状况。通过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平台，各教育主体才能够全面认识到学生的基本情况，才能够开展因材施教。

在各教育主体互联互通的过程中，各教育主体之间将不断增强相互理解和包容，这样既利于强化了各自的教育职责，又利于厘清各自的职责边界。进而可一改过去那种家长把包袱完全丢给学校，学校又把包袱完全丢给任课教师或班主任的思维局限，开拓出“1+1>2”的全员共育新局面。

(二) 以共同体思维建立多教育主体互学互鉴关系

各教育主体都有各自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不管这些理念和行为是否恰当，它们均会组构成了学生的成长场域。进而，问题就来了。学生所存在的成长问题或就是来自教育主体不合理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及其之间存在的冲突所导致。由此，我们要成就学生，首先得优化自己。而互联网合作育人平台就给大家一个思想、观点相互碰撞的机会。这样，每个教育主体都是学习者，都需要在交互作用、具体实践中，通过学习而不断实现自我更新^[4]。而这也是提升全员育人成效的一个重要保障。

(三) 基于互联网合作育人平台，不断升华全员共育的价值

通过互联网共育平台，一方面各教育主体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增强了对学生成长与发展问题的全面认识，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包容；另一方面各教育主体在互学互鉴的基础上往往能找到自身的不足，学习到更适合学生发展要求的教育理念、原则和方法，并可能以更宽广的视野引入更丰富的育人资源；再一方面各教育主体在协作育人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形成的观念、商讨的办法及采取的措施终将得以结构化、系统化，这也将为院校治理水平升级提供先导因素。终究，信息化改革，最终要引起学习的革命和学校治理的革命。

五、结尾

通过互联网手段，把各个教育主体的力量聚合起来，就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呈现学生的成长问题，进而实现对学生成长发展镜像的全面认知；就有利于突破单方面育人存在的局限和困境，进而实现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全员关照；就有利于基层教师、家长及社会组织等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学校办学领域，实现全员合力推进学校治理品质的优化和提升。

参考文献

- [1][3] 李家成. 家长教育参与：实现学校治理的品质提升[J]. 教育家, 2020(16): 2.
- [2] 李镇西. 谁偷走了教师的激情? [EB/OL]. https://www.sohu.com/a/435560264_372421, 2020-12-01.
- [4] 李家成. 实现乡村学生、家长、教师间的互联互通，互学互鉴——基于对乡村家校合作复杂性的理解[J]. 教育视界, 2019(019): 4-7.
- [5] 张向众, 叶澜. “新基础教育”研究手册 [M].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 38-42.
- [6] 赵子漪, 高德朋. 新时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对策[J]. 现代交际, 2021(03): 51-53.
- [7] 花军, 张东. 高职院校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现状及对策分析[J].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0(01): 54-56+83.

作者简介:

侯岷炎(1980年5月-), 男, 苗, 湖南省保靖县, 主要从事民族地区职校生成长与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 “从补偿缺失性需要到培育积极心理理论民族地区职校生工匠精神培养机制”(项目编号: XJKX18B334)。